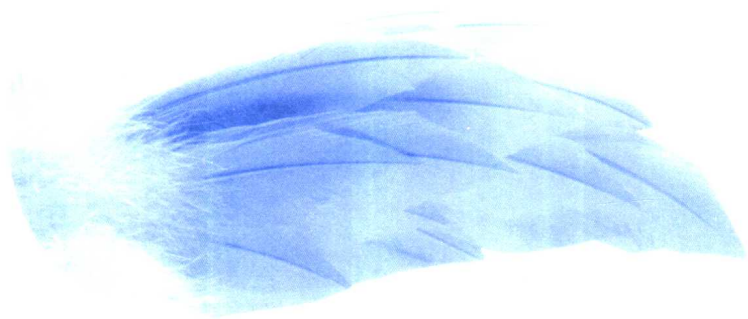




好看文丛



天使记

芭蕉◎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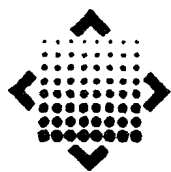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电影出版社

幻灭三部曲之一

长篇小说

天使记

芭蕉 著



好看文丛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使记/芭蕉著. - 北京:中国电影出版社, 2003.1

ISBN 7-106-01980-1

I. 天… II. 芭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102687 号

责任编辑:兴 安

封面设计:北京德博尔图文设计公司

版式设计:北京好看文化发展中心

责任校对:刘 芳

责任印制:刘继海

天使记

芭 蕉 著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邮编 100013

电话:64299917(总编室)64216278(发行部)

E-mail: Jsja@netchina.com.cn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

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张/8.75 字数/140 千字

书 号 ISBN 7-106-01980-1/I·0404

定 价 18.00 元

——告诉你，天空一定会为你准备一位天使，只要你在绝望以前，耐心等待。



2008

天使记·序

不知道天空中是不是真的会有天使,就算不降临也没有关系。如果有,也不知道天使会不会和人类一样有父母姐妹、情人爱人,以及朋友。

我希望他们没有。

那样他们才会变得很简单容易,他们才能穿上白色的衣裳而不去弄脏,他们不会在乎太多东西于是长生不老。最后他们都因为活得太久而选在某一时辰去气绝身亡。

我想我多多少少遇见过一些这样的东西,在我好的时候,也有在我很糟糕的时候。

只是在最近,在这样一篇小说过程中,我却是万念俱灰的。我原以为我是一种无论何时都可以彻底放弃的人,但现在却开始有点不同了。

这样长的一篇文字是用来告别的,和我的生活告一段

落。只是我不想用生命去尝试什么,无论怎样,我在此绝望过,死亡或欢乐天使都曾经落于我的身侧,我希望我以后会记得,起码要记住当我牵上他的手那一瞬间的感觉。我希望所有人都能体会当时我所感受到的温暖,并与我一同记住。

谁让我的记性是如此之差呢?

目 录

天使记·序 / 1

第一部 失态的人间

1. 楔子 / 3
2. 第六感恶作剧 / 10
3. 战争的第一回合 / 22
4. 下雨天 / 27
5. 决战武夷之巅 / 38
6. 有关对煜和小井的补充说明 / 45
7. 代沟 / 52
8. 某种程度上的自由生活 / 61

第二部 我的双重天使

1. 天使是谁 / 69
2. 有关生活的另一篇 / 85
3. 偶然 / 92

4. 切肤之痛 / 98
5. 灾难的发生 / 108
6. 灾难的持续发生 / 117
7. 别人的童话 / 126
8. 两极光 / 136
9. 天使,天使在飞 / 143

第三部 红尘遗事

1. 爸爸 / 151
2. 想起小时候的有时候 / 159
3. 主题爱情 / 166
4. 变异四步曲 / 173
5. 又是昏庸的一天 / 188
6. 醉生梦死酒 / 197
7. 天空再生 / 210
8. 痛 / 217
9. 秋风之后冬季以前的小结 / 22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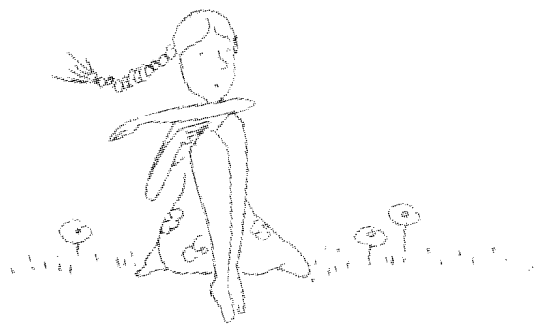
尾声 壹·小易 / 234

尾声 贰·杜秋&杜生 / 247

尾声 叁·天使 / 261

第一部

失态的人间



1. 楔子

有天晚上,极想找回寂寞的那种感觉,这样的念头一旦排山倒海地扑过来,我终于知道:那将再不可能,那种感觉将再也不可能回来了。

我吃了几天减肥药,常常都心不甘情不愿地坐在马桶上愁肠百转,像个苦命的孩子。

妈妈看似睡下,但黑暗中却瞪视着我箭步飞窜在电脑与厕所之间。厕所的灯都坏了,我大开着门,一边拉屎一边回瞪着整个世界,整整一个世界啊!都在这样面面相觑么?

凤凰从网上发了半截小说给我看,当读到“我在上海极好的月光下,或是轻风细雨中,或是淡淡的夜雾里,自南京西路走到茂名北路,回一家叫做海港宾馆的酒店去;后



来搬了住处,于是又在这样或那样的夜色里自南京西路向北京西路走,在那里有我的公寓。”时,我被深深打动,仿佛她正在我面前行走,由起点到终点;甚至可以联想到所有当时擦身而过的行人,我忌恨这样对一段路程始终倒背如流的方式,连每个路牌都能在脑袋里扎根,慢慢长成一棵雷打不动的回忆树。

而如果这时我从劲松西街走到南街,我只能告诉你,我什么也没有做。天气是天气的事,马路是马路的事,宾

馆是宾馆的事,我也有我的事,只不过是走走而已。可这些东西就无法长成树,纵使今天被记录下来,它仍然不会是树,因为我不能让自己的大脑变成森林,我不能让自己的心中有春风秋雨,因为会很容易被我联想成“血肉横飞”或“腥风血雨”。

我只是想一个人,一直都是一个人,存在于某地;只生长一棵树,用来靠着乘凉;只需下一场雨,不会被渴死。我还想是个天使,这样就会变得很传神,但又无人敢惹。

我打电话问凤凰:什么时候你会认为自己是天使。

凤凰说:生病的时候。

我问她为什么,她说她变瘦了,就会模仿飘浮状。于是我又想到上厕所,什么时候可以上厕所上到很 High,那就人人都是可以当成天使了。

好了,我可以告诉你关于我寂寞的缘起了。我的寂寞启蒙于两岁那年,我还住在爷爷家的大院里,四周空旷。奶奶买菜前把我牵到院子门口的板凳上,说:小易,你乖乖坐在这里,奶奶没有回来你千万不能动。

我一声不吱地坐了三个小时,忘我地沉浸在一个人的等待过程中,连裤子都尿湿了,最后得到嘉奖和训斥参半。这样的事其实早在我脑海里荡然无存,但却在长辈那里长成大树。当他们偶尔津津乐道的时候我就想为什么自己在那么早以前,那么早以前就让自己执著于寂寞。

这并不是什么悲哀的事。悲哀在于，人们都在玩味它、解剖它，几经审视之后对我说：

小易，别难过，我们一直都在你身边。

更悲哀在于，我曾经对另一个人说：别难过，我一直都在你身边。

而他掀起那张小木桌对我怒吼：滚，你滚，我最讨厌的就是你一直在我身边，真他妈恶心。

看，他把我历年来最想说的话冲我吼了出来。我的喉管上下几次没能咽下气急败坏的口水，我被噎住了，接着便连陈年食物附着肝脏吐了一地，还吐在了他那双半干不净的球鞋上。

之后我们就分手了。我和小井恋爱花了两年，分手只用了两分钟。我走路回家都需要半个小时，这样一计算起来，爱情就显得格外惊险。我孤单而空荡荡的心里便想：如果发明比光速快的东西就可以回到过去的话，那么用爱情飞走的速度也可以让时光倒流吧。

而如果时光真的会倒流的话，就让现在的我去和过去的我作伴，让两个我相亲相爱地生活，生活在一个混淆不堪的世纪中，没有其他人。

离开小井之后我还是很为他那句决绝的话而激动，仿佛自己也从中发泄了一通。我在脑海里假想了一大堆人物让他们并列在那儿，而那句话便藉由小井的口中向他们

吼出：滚吧！

还有小井，也滚了吧。他若是知道那句话撩拨出的我的快感，取代了我对世间的报复，是不是会有些懊恼？一想到此，我失恋的心情立即为之振奋。

但难过在于反思。反思的时候我便想：我为什么要对他说那誓言般的话？我真的就想陪在他的身边吗？

答案当然是否定的，所以 RENEE 才会提醒我，她认为我有时太成全他人，因而让自己年复一年的被动又沮丧，又没人会领情。

她说：虽然你诚恳，可是并非真心，没有人会傻到相信你。

我就真的那么不值得相信？

她肯定地点头：但你还是个好人。

我不懂你的意思。我对她说。

这世上的确没有人会知道我到底怎么回事。我坚信这点，并把它当作砝码任性地为所欲为。

分手后没过多久就听说小井因为倒卖汽车入狱的消息。那段日子我暴饮暴食胖了八斤，接着又忙着张罗起减肥，妈妈也选在这样的時候搬来和我同住，而另一间房也同时租给一个叫诺诺的女孩。这一切都接替了小井在我生活中的位置，我不得不分给它们一席之地，在我妈初来乍到的第一天我就对她说：你住在这里没关系，但要是想

妨碍和打扰我的生活迟早会被我赶走。

我妈说：除非你不是我女儿。

我也想不是，但这话我没敢说出口。如果说真话，我可不希望自己是任何人的女儿，我想我本就该是一个天使，闭月羞花的长在某个地方，不用吃喝拉撒睡，不用背叛或遭人背叛，不用遗弃或遭人遗弃，甚至一句话都不用说就能生生不息。

显然这一切都不可能。我妈心安理得地在我身边住下了，她先是把这套房子改造成她所希望的那样。不到一周的时间，屋子里便锃亮可鉴、窗几明净，所有想要的东西都伸手可及，她让这个破旧的地方变得热气腾腾美满和乐。另一个房间又被隔离成另一个家庭，诺诺是个很美好的女子，但睡觉前两扇门一关，我还是称之为“邻居”。

于是我只好退居到最后一片领土上去，那就是我的电脑桌——只有我的电脑桌还和从前一样的脏乱，因为妈妈怕这些纠缠不清的线头，怕被当中的某一根突如其来地击中。

我上网遇到凤凰，她仍在为她的新小说忍受批评，痛苦得不得了。我也说：我看不懂你写了什么，你要玩深沉了，可我还在表面呢。

她悻悻地说：你退步了。

为了避开这个话题，我问她：你看见 RENEE 没有？

她说没有。RENEE 在美国，用她的白天上网。在我妈

没来的时候我把自己过成美国的钟点,有时和 RENEE 可以聊上两个小时。她是个非常有趣的人,对某些观点百折不挠,但又显出很困惑的样子,一直到对方变得比她还困惑的时候她就乐不可支地下线了。所以我一般不参与她的争论,我从一开头就对她持赞赏态度,让她乐不可支又心怀遗憾地下线。

可我最近已无力遇见她了,因为我妈到了更年期,因此我必须每天晚上十一点以前就上床,早上七点按时睁开苏醒的眼皮,九点步行去上班。我在规规矩矩地做人,认真真地养家。

第二天清晨我又坐在马桶上,腹如刀绞四肢冰冷,我出了一身的冷汗不知自己这是怎么了。仅仅只是拉个肚子,其它器官也值得这么隆重吗?妈妈猛然间探进脑袋好奇又担心地问:怎么这么半天不出来?

我的肚子立刻好了,傻傻地坐在原地,不知是穿上裤子呢还是不穿的好。

大概就是在这一天,因为是周末,我被妈妈拉到表舅家里做客,他们为我介绍新的男朋友,那么,出于礼貌与尊敬与被镇压后的卑恭,我又要开始谈恋爱了。